



煨石膏清热性能大于生用吗

重读《蒲辅周医疗经验》一书，其中“方药杂谈”确有独到之见解。但曾提到：“煨石膏清胃热力大于生用，其性凉甚，每服二、三钱即可，因其煨去辛味。只剩甘寒，乃成守而不走之药性也。”笔者对此，久思不得其解，经查阅多种资料并结合个人临床体会，似与此相反。

个人认为：生石膏治热病疗效更显，只要辨证无误，即可放胆使用。张锡纯氏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对石膏的见解与妙用，颇可取法。他说：“石膏医者多误认为大寒而煨用之，则宣散之性变为收敛（点豆腐者必煨用，取其能收敛也），以治外感有实热者，竟将其痰火敛住，凝结不散，用至一两即足伤人，是变金丹为鸩毒也。迨至误用煨石膏债事，流俗之见，不知其咎在煨不在石膏，转谓石膏煨用之其猛烈犹足伤人，而不煨者更可知矣”。而对生石膏的使用则力主：“以治外感实热，轻证亦必至两许；若实热炽盛，又恒重用至四五两，或七八两，或单用，或与他药同用，必煎汤三四茶杯，分四五次徐徐温饮下，热退不必尽剂。……盖石膏生用以治外感实热，断无伤人理，且放胆用之，亦断无不退热之理。惟热实脉虚者，其人必实热兼有虚热，仿白虎加人参汤之义，以人参佐石膏亦必能退热”。张锡纯曾用大剂量生石膏试治其妻女子侄和许多患者有验，因而大声疾呼：“世之不敢用石膏者，何妨若愚之试验多以尽石膏之能力乎？”张锡纯力主用大剂量生石膏，而反对用煨石膏内服的立论是：“若煨之，其疏养经皆飞去，所余之钙经煨即变质，若误服之，能将人外感之痰火及周身之血脉皆为凝结锢闭。是以见有服煨石膏数钱脉变结代，浸至言语不遂，肢体痿废者；有服煨石膏数钱其证变结胸，满闷异常，永不开通者；有服煨石膏数钱其周身肌肉似分界限，且又突起者。盖自有石膏煨不伤胃之语，医者轻信其说以误人性命者实不胜计矣。”他并进而建议：“故凡用生石膏者，宜买其整块明亮者，自监视轧细（凡石质之药不轧细，则煎不透）方的。若购自药房中难辨其煨与不煨，迨将药煎成，石膏凝结药壶之底，倾之不出者，必系煨石膏，其药汤即断不可服”。

又清·梁玉瑜著《医学答问》一书（甘肃人民出版社

社1962年出版）石膏之当用者解：“……某实见得是阳火偏亢之人，宿积粘留藏府，……。但看舌黄口燥者，以凉为补，以泻为补，重者连用，合用白虎三黄等，或日投数剂，久服数月，有用石膏至百余斤者，总视舌色不黄而止”。又说：“不知实热之人，阳火有余，逼灼真元，重用石膏，正以壮水养阴，清肺润胃，何戕之有？何败之有？子只看有厚舌苔刮下如浆糊者，尽可放心多饮石膏知母三黄汤，……以舌根明净为度。日前余儿伟材病重，一日连投大承气汤四剂，另用瓦罐多具，熬生石膏四斤，取其清汤代茶，并以兼药，兼加犀角。看舌黄渐退，重药依之递减，数日起身，……何尝败胃也”。

又据现代研究报道，天然石膏煎汁对人工发热家兔有明显退热作用。近年来治疗大叶性肺炎、急性支气管炎所用的麻杏石甘汤，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清瘟败毒饮，均重用生石膏，疗效显著，各地多有报道。可见石膏生熟异途，截然划分，绝不可混用。同时生石膏清热力强，大剂单用或配伍他药辨证使用，不会败胃，更没有“煨去辛味”的必要。以上看法当否，请医界前辈和广大读者指正。

青海省商业供销学校 孟忠义

阴阳毒与登革热

登革热是一种病毒所致的急性传染病。临床有两种表现：一为典型登革热，仅见寒战高热、头疼、肌肉关节疼痛、皮疹等，极少死亡；一为登革出血热，除有上述症状外，还有严重出血，甚则休克、昏迷、抽搐等，病势凶险。

阴阳毒是我国古代的病名，首见于《金匱要略》。其后《脉经》、《肘后备急方》、《诸病源候论》、《千金方》、《外台秘要》都有记载。综合起来，阴阳毒有如下几个临床特点：（1）病起于伤寒，必有恶寒和发热，又有面赤斑斑如锦纹、唾脓血、下痢便脓血、身痛如被杖等证；（2）病程短，传变迅速；（3）阴毒和阳毒的区别，不在于证候之寒热，而在病势的浅深和病情的顺逆。阴毒之唇青面黑、四肢厥冷，并非寒邪内盛或热深厥深，而是邪毒内迫、气随血脱之危候；（4）若发赤斑则十生一死，若发黑斑则十死一生。

笔者在学习近年广东佛山、广州、广西钦州等地的临床报道资料时，发现登革热与阴阳毒两者在病